



| 惡地幽玄

| 惡地幽玄

在嶙峋的滄茫中
冥想千萬年前
渾屯初開 滾滾蠻荒
風起 刺竹嘎鳴 鷺影孤揚
日月消長 陰陽盈缺
穿越時空
說著遠古的身世

四境邈無邊 孑然獨一人
靜坐 等待日落
月出時

「惡地」是一地形學專有名詞，譯自英文 badland。台灣的惡地形主要分布在西南部曾文溪以南的台南、高雄境內，東南部的台東卑南溪利吉一帶，以及中北部苗栗三義的火炎山附近。

我對惡地形並不陌生。曾經閱讀過一些相關的文獻，但是其內容大都是在探討、論述惡地的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形成、生態和人文活動等；甚少看到以惡地為題材的文學、詩詞或藝術等。

也許這是惡地的景與物、物與物，所造成的陰翳明暗、隱微深遠之美。正如古籍所言「至道弘深，混成無際，體色空有，理極幽玄。」是用言語文辭無法完全表現的餘情，餘情中隱藏難以捉摸的飄泊心情；像薄雲蔽月、落葉風聲、孤鷹盤旋。

惡地之美是朦朧寂寥，是不可言喻的深刻感受，只在必要的地方降下光，在隱蔽中生成幽玄，而且只能自己體會，不能明確言傳吧。

啊！惡地幽玄～～

惡地不惡，卻是能讓自己內觀自我神秘心像的地方。

我時常揸著相機、帶著好奇的眼睛和阿凡達的想像，遊走燕巢、中寮山、田寮月世界、草山月世界等泥岩惡地，試著用圖像與詩文，來表現、詮釋這令我神往不已的空寂深遠的幽美。



而月色依然亮明

多麼奇怪的幻影啊！
 沒有原因 沒有理由
 望著那灰藍色的小路
 空空盪盪
 沒有聲音
 沒有車輛
 沒有行人
 什麼都沒有
 一直保持這樣
 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望著它？
 此刻 晚風漸起
 寂寞的月世界更顯寂寞
 直到沁涼黑夜來臨
 而月色依然亮明

每次來到田寮月世界，總會被這景象吸引，情不自禁望著它許久許久；為什麼？我也說不出切確原因。大概和我從小喜歡閱讀雷·布萊伯利 (Ray Bradbury) 的科幻小說〈火星紀事 The Martian Chronicles〉有關。

每每看到這樣的景，那些書中所描述的，深

藏在我心裡的故事情節、場景等想像就被喚醒。題名「二〇三二年六月～而月色依然亮明/June 2032--And The Moon Be Still As Bright」是其中我時常翻閱的一章節～～

「大夥兒聽到他的話，全部靜靜地站在原地，影子踩在腳下。

艦長問道：『詩的內容是怎麼說的，史班德？』

史班德挪移了幾步，伸出手想要回想些什麼，靜靜眯上眼睛一會兒；然後，他記起來了，溫婉緩和的嗓音唸著詩句；所有人都仔細聆聽他所訴說的每一個字眼：

『於是我們不再漂泊，
 在這無比深沉的夜晚，
 儘管愛意長留心中，
 而月色依然明亮。』

靜默不動的火星古老城市灰暗高聳；眾人的臉龐在月光照射下起了變化。

『只因皮靴抵不住劍鋒，
 靈魂也磨穿胸膛，
 此心務必停歇喘息，
 愛更需休眠滋養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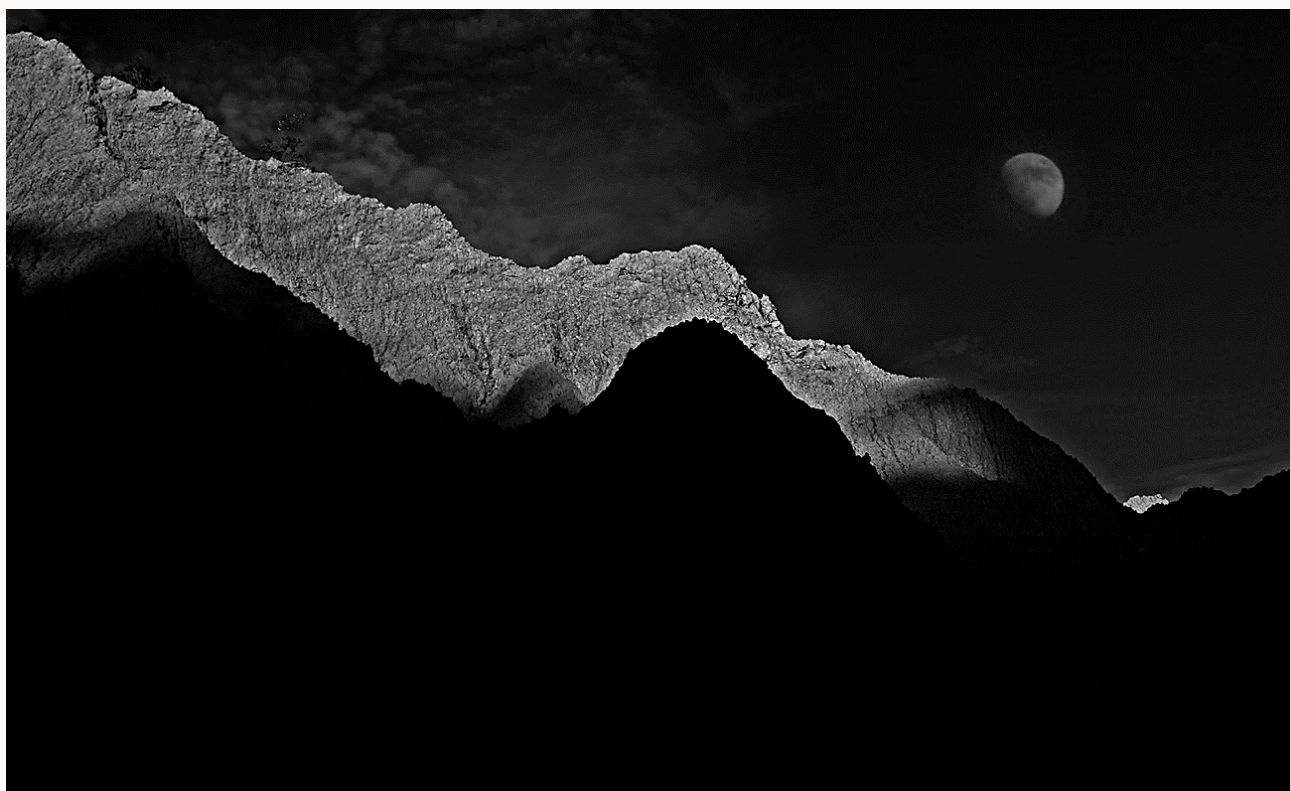
縱使夜是愛的擅場，
轉眼卻要歸返天光，
而我們將不再漂泊，
雖然月色依然皎潔明亮。』

地球人一語不發，站在城市廣場中央。這是個明朗夜晚，除了風，沒有一絲聲響。雙腳踩踏的是嵌刻了古老動物，和火星人形體的磚砌庭院；地球人低頭靜靜地低頭看著它們。」

這是十九世紀初期英國詩人拜倫的一首詩，意境非常優美。如果我來到月世界惡地，尤其在月圓東昇時，都會在心中默默朗誦：「於是我們不再漂泊，在這無比深沉的夜晚，儘管愛意長留心中，而月色依然皎潔明亮。…」

『雲母屏風燭影深，長河漸落曉星沉。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』

啊！無邊的孤寂，我在月世界這裡…





| 風起鷹揚

我心在高 颯颯如風翱翔
是浩瀚宇宙的 孤寂
以傲尊的雄姿 掠過
用犀利的冷眼 環觀
復仰天長嘯 令群鳥驚惶

右翼觸千仞山巔 左翅臨萬丈深淵
背烈日盤旋 俯瞰大地影單

就這樣——

千古白雲悠悠 穹蒼萬里無垠
我是山林的絕響！



來到月世界，總會抬頭尋找天際的鷹揚雄姿，總要豎耳傾聽悽然的「忽、忽、忽溜～忽溜」長鳴；惡地的天空若缺少大冠鷲的身影和喉聲，月世界就褪色不少。

單獨或配對的大冠鷲常在此處的上空，順著因受日照變暖而上升的熱氣流，緩慢盤旋凌空，乘風翱翔隨雲夢想。

上升、上升，穿越霧霾直達凌霄；冷眼俯視混沌如初；天、地、山、海，浩瀚無垠。牽繫在心念念不忘，盈盈淚光，是的我仍在！

瑟瑟秋風翼羽朝陽；抬頭尋望日月星辰、亙古恆常及那在字句裡悠悠長嘯～展翅的孤鷲！

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」；佇立在這奇峰嶙峋、萬溝刀嶺的惡地上，這首意境雄渾、視野開闊的唐詩，不禁隨風悠揚。

惡地幽玄風起鷹揚，讓我感慨時間的無常與空間的孤絕。Yes, I am！我是，我在！



| 左鎮人

偶然

我們在此相遇

在相隔數萬年後的

落日餘輝

雖然極目遠眺

仍然不能透視時間漫煙

不能穿越白堊鹽水

你是什麼樣子？

我們看的是否同一個孤寂的洪荒？

草山月世界 幽幽刺竹林

啊！漂泊的左鎮人——

每次去草山月世界，當車子走台 20 公路經過左鎮時，「左鎮人」一詞都會在我的腦海裡突然閃現。左鎮，雖是一個小小村落，但是在台灣人類考古史中，佔有非常重要的份量。

日治時期就有學者推測，在冰河時期台灣島因陸連作用，數度與中國大陸相連接；也許大陸上會有一些以狩獵和採集為生的古人類，追隨南遷的動物群，也跟著踏上相連的陸地來到台灣。

一九七一年台灣大學宋文薰教授與研究人員，在左鎮菜寮溪採集動物化石時，碰巧在化石收藏家郭德鈴先生所收藏的菜寮溪化石中，發現了一片屬於人類右頂骨殘片的化石。

一九七四年日本古生物學家鹿間時夫教授，也在另一位化石收藏家潘常武先生的收藏中，找到一片採自同一地區的人類左頂骨化石。

這兩片人類頭骨化石，被帶回日本研究並經過氟和錳含量的相對年代方法測定後，得到約有二萬至三萬年的結論，認定是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現代人(智人)種；並於一九七六年在日本人類學學術期刊《人類誌》上正式發表；說明距今約二至三萬年前，台灣島上已經有人類居住活動。這些人類後來被命名為「左鎮人」；並正式被編入中學教科書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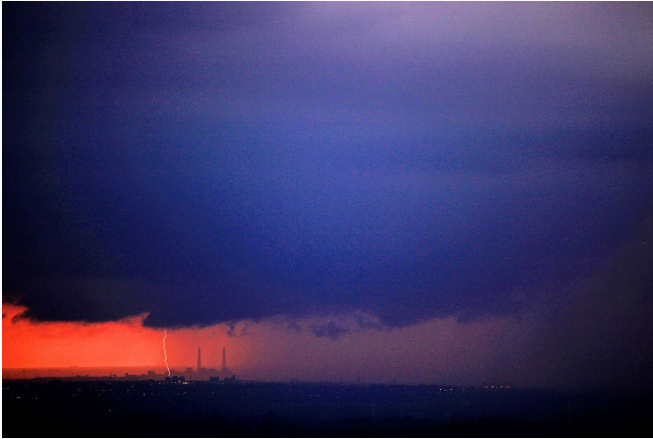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有關左鎮人化石的年代，在學術間一直有存疑。首先是關於定年之方法，由於氟和錳



在動物骨骼中的含量與濃度，容易受到埋藏環境等因素的影響，作為一種相對定年的方法，其可靠性是比較低的。其次，用來測定的人骨樣本，是採自河床之上，而非出自於有清楚脈絡的考古地層中，所以也無法與有較清楚年代的考古文化相連結。

二〇一四年國立台灣博物館啓動「左鎮人再研究」計畫，於二〇一五年將左鎮人頭骨化石標本取樣送到美國進行檢驗，經「碳十四定年法」檢驗，結果顯示其中一個標本距今約三千年，而另一個標本距今約只有二百五十年。為求謹慎，計畫團隊又在同年進行同一件標本的二次取樣，送往澳洲國立大學進行檢驗，所得結果仍與前次檢驗結果相去不遠，同一件標本的樣本定年約在距今三千年左右。確定推翻了以往認為左鎮人是台灣最早的人骨化石，距今二萬到三萬年的說法。

儘管「左鎮人」的學術真相幻滅了，但他仍然是我心中神迷的原始想像。永遠在左鎮菜寮溪畔的惡地上，攜著犬、揹著弓忽隱忽現出沒，也許我會在草山月世界巧遇他……



| 颶暴雨 · 夕陽 · 中寮山

終於等到這一刻，天地開始交談了，萬物屏息肅穆傾聽；瞬間迸裂，以光火、以雷霆、以驟雨，擊碎我們語言的無聊和狂妄。啊，何其動人的對話！

他隱藏在雲端，呼風喚雨，山河爲之變色，顫慄暈眩，天地爲之動容。我佇立中寮山上，看他臨睡前的一瞥，沒入水線的鱷眼。

傍晚，來到山頂大雨滂沱，屏息以待。交響曲第四樂章慢慢奏起，夕陽的指揮棒翻滾西天的彩雲，氣勢萬千光輝燦爛。C大調和絃不斷重復，一遍又一遍。夏日的狂亂，只剩下輕聲低吟…

命運的夜色緩緩低垂；終於劃上了圓滿的休止符；一天就沈入滄茫的海平線。彤雲映餘輝，坐聽蛙鳴暮蟬喧。

| 枯 · 清 · 寂

春，究竟吹了什麼色彩，令人如此心動沉思？惡地、黃昏、落葉、風聲、無言。

遠望，體色空有，滿目凋枯；風起漣漪，惡地寥寂；凡事如是，我在這裡靜思。

來！進來我的兩疊たたみ茶室喝茶。
放下一切所有。

